

T 4884/6243 (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89

御製衣大誥

卷六



洪武十九年。朕將本人。命法司問出造反情由。族誅了當。嗚呼。人臣不忠者如是。且昔者天下大亂。有志有德者。全民命。全民居。無志無德者。焚民居而殺民命。所過蕩然一空。天下群雄以十數為之。其不才無志者。誠有七八。惟姑蘇張士誠。雖在亂。雄心本智。為德本施仁。奈何在下。非人。兄弟不才。事不濟於偃兵。然而相從者。父母妻子。當歸我之時。各各見存。其餘從諸雄者。十七八年間。日遷月播。略無寧息。以其妻之說。朝為己妻。暮為他人之所有。若此者。互相生離。後嗣不能立。父母不能奉。不幾年。諸來從朕者。一夫

之後。再無異居。妻室為之已有。男女歲為之生產。祖宗後嗣已立。天下大定。守在四夷。其指揮林賢。年將六旬。又將輔人為亂。致黔黎之不寧。傷生所在。豈不得罪於

天人者乎。遂於十九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將賢於京師。大中橋。及男子出幼者皆誅之。妻妾婢之。

秀才剝指第十

廣信府貴溪縣儒士夏伯啓。叔姪二名。人各截去左手大指。拿赴京師。朕親問之。謂曰。昔世亂汝居何處。對曰。紅寇亂時。避兵于福建江西兩界間。曰。家小挈

行乎。對曰。奉父行。曰。既奉爾父行。上高山峻嶺。下深溝陡澗。還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自後居何處。曰。紅寇張元帥守信州。伯啓還鄉復業。曰。向後何如。曰。教學為生至今。朕知伯啓心懷忿怒。將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謂伯啓曰。上古自伏羲至于黃帝。少昊至于顓頊。高辛。無文可考。知大槩者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家。湯放桀。武王伐紂。自此秦漢至于隋唐。宋元天更其運。祚者非一帝爾。所以一家之祚。不能千年者何。蓋為孰子孫皆能奉天勤民。不致

上帝憂民之患以更運乎。所以更運者為其人君不稱天心而致然也。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體而已。其保命在君。雖父母之命。非君亦不能自生。況常云人有再生父母。何謂再生父母。人本非罪。偶遇大殃而幾死。或遇人而免。所遇之人。不分老壯而出幼者。但能回生於將死之期。是謂再生父母。所以偶遇大殃而幾死者。何或路逢強賊。或坐家被劫。或讐言暴相侵。路逢虎狼。墮於水火。於此得濟者。是謂回生之期。年雖蒼顏皓首。中此禍殃。自出幼而至壯者。生之。是謂再生父母。何以見命於此際本絕矣。自此而復

生命若初生矣。所以常云再生父母。宜其然乎。爾伯啓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至于

天更歷代。列聖相傳。此豈人力而可為乎。今爾不能效伯夷叔齊。去指以食粟。教學以為生。恬然不憂凌暴。家財不患人將。爾身將何怙恃。伯啓俛首默然。噫。朕謂伯啓曰。爾所以不憂凌暴。家財不患人將。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爾宜臯令。籍沒其家。以絕狂夫愚夫倣效之風。而伯啓無對。命法司詣本貫決之。嗚呼。當豪傑亂起。暴兵橫作。挈家奔走。顧命之不暇。官軍近則

依官軍。亂雄近則依亂雄。當此之時。偶遇大難。或逢仗義之士。能釋難全生於一時。或保命於數月。亦或幾歲。本人事雖不成。勢屬他人。其全生保命之恩。再生之德。其夢寐於終身。有所不忘。其伯啓知朕代元為君。意有不然。及其數至。天更歷代運祚。其伯啓雖死。默然而無恨。是豈理乎哉。

作詩誹謗第十一

嗚呼。去古既遠。賢聖遐迷。姦臣賊子既多。貪饕無厭。而仕者麻樹。今之學仕者。久究至理之精。所以京師官人材至京者。雖不少。朕憂奉

神之人必寡。其太常司官。若非寅畏勤政之士。不足助朕以格

神。於是召諸儒來前。至列者甚廣。必欲以言知其所以。何下數千萬言交接。而後知其人焉。若此。朕精神有限。對者詞多。豈能週遍。而當乎。況特以言動其心者。使應之。欲辨利鈍。凡此人多。默然其賢愚。蓋不知矣。於是面選者多。時高炳已除工部員外郎。特見雍容之態。在班。朕將以為篤實。外貌若此。心必亦然。奉

神必可。於是選入太常。職少卿。未久。作故而歸。又五年。以通經復至。命職江寧知縣。到任未久。非公而事。覺罪犯徒年。朕聞之。嗚呼。學雖通經。愚若是乎。昔者太常之後。不過竭誠心而常懷畏懼。率領齋郎人等。周旋於

上帝。后土。海嶽。四瀆。山川。社稷之神。各壇上下左右而已。人生一世。何幸獲此職分。對越

上帝。神明。竭精誠以敬畏。以祈將來。不亦可乎。且四時之祭。定限不繁。官於是者。不過聲動人耳。其於筋骨之勞。杳然無施。但敬畏為務。如此可以效誠伸敬。

其高炳名雖志士。衷實無神。傲

天地而慢鬼神。棄清高之職。以有偽作。故而歸。復以經書來朝。自造陷身之罪。罪非死罪。而敢褻慢。妄出謗言。以唐律作流言。以示人。獲罪而身亡家破。嗚呼。惜哉。其高炳年已蒼顏。於元不顯。於我朝至官。不能奮志以造民福。反構殃以殺身。設使奮志以造民福。或牧守一郡之安。或上助朕清寧寰宇。豈不使志者及鄉里有識者。以為嗟乎。為何炳有若是之才。當元正壯。元君未識。以為棄才。今君用之。晏安寰宇。豈不能人者也。炳不能如是。昔在元時。志既不達。今得選

用。一槩自為之傾覆。可謂之無藉之徒。甚非儒者之學矣。

造言好亂第十二

嗚呼。民有厭居太平。好亂者。考之於漢。隋唐。宋。此等愚民。累代有之。嗚呼。惜哉。此等愚民。累為造禍之源。一。一身死。姓氏俱滅者多矣。愚者終不自知。或數十年。數百年。仍蹈前非。且如元政不綱。

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初本數人。其餘愚者。聞此風而思為之合。共謀倡亂。是等之家。吾親目覩。當元承平時。田園宅舍。桑棗榆槐。六畜俱備。

衣糧不乏。老者孝子順孫。尊奉於堂。壯者繼父交子。往之道。睦四鄰。而和親親。餘無憂也。雖至貧者。盡其家之所有。貧有貧樂。縱然所供不足。或遇雨水愆期。蟲蝗並作。并淫雨滂而不收。饑饉並臻。間有缺食而死者。終非兵刃之死。設使被兵所逼。倉惶投崖。趨火赴淵。而歿。觀其窘於衣食而死者。豈不優游自盡者乎。視此等富豪中戶。下等貧難。聞作亂翕然而蜂起。其亂雄異其教。造言以倡之。亂已倡行。衆已群聚。而乃偽立名色。曰君。曰帥。諸司官。並皆倣置。凡以在外者。雖是亂雄。用人之際。武必詢勇者。謀必詢智。賢必

尊德數等既拔其餘泛常非軍即民須聽命而役之。嗚呼當此之際其為軍也其為民也何異於居承平時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且昔朕親見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當是時恬於從亂一從兵後棄撤田園宅舍失翫桑棗榆槐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於野外少壯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趨凶父子皆聽命矣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屬衆多遇寒朔風凜凜密雪霏霏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週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

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如此好亂者遭如此苦殃歷代昭然孰曾警省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僊芝宋之王則等輩皆係造言倡亂首者比

天福民斯等之輩若烟消火滅矣何故蓋

天之道好還凡為首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事成也

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今江西有等愚民妻不諫夫夫不戒前人所失夫婦愚於家反教子孫一槩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為六字又欲造福以

殃鄉里。嗚呼。設若鼓倡計行。其良民被脅從而被誣。誤者甚不少矣。前者元朝驢兒差僧一名。詭名彭玉琳。又曰無用。其新淦等縣愚民楊文德等相從為之。比及緝捕盡絕。同惡之徒被生擒者數百名。所在殺死者又若干。眷屬流移他處。中途死者又若干。吁。詭名彭玉琳無用。乃元細作。其新淦等縣人民楊文德等。輕同惡而相濟。累及良民。難於分豁者多矣。至於死地。以此觀之。豈不全家誅戮者也。今後良民。凡有六字者。即時燒毀。毋存。毋奉。永保已安。良民戒之哉。

蘇州人材第十三

蘇州人材姚叔閔。王諤。二生皆儒學。有人以儒者舉于朝廷。吏部行下蘇州府。取赴京師。朕欲擢用。分理庶務。共造民福。二生交結本府官吏張亨等。暗作主文老先生。因循破調。不行赴京。以就官位。而食祿。匿於本郡。作害民之源。事覺臬令籍沒其家。嗚呼。古者士君子。其學既成。必君之用。將老。鄉無舉者。以為耻焉。今二生名已在朝。舉者訴以實學。其二生以祿為薄。以酷取民財為厚。故重主文。貴老先生。而為得計。以致殺身亡家。嗚呼。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

其家不為之過。

妄舉有司第十四

河南府新安縣主簿宋玘。未任之先。經過洛陽縣店。主宋二家。意欲再娶。到任後。憑本人為媒。娶王婆婆女為妻。就帶伊弟王福舟驢在家。說事過錢。將積年害民老吏甄儀等。不行起發。受鈔一百五十貫。銀二十五兩。派滅原卷姓名。投入井中。容留各吏在縣書寫害民本人。固自為非。其典史李繼業。因公會集耆民。發放公事。既畢。特謂耆民劉汶興等一十三名曰。如今主簿朝廷拿去。爾眾耆宿近京保奏去。耆民對

曰。不敢去。其典史恐民。你不想主簿在前。你納糧時。主簿出帖與你。赴潼關近處糴糧上倉。你想這意思也著去。你若不去。保奏主簿。我將納糧的緣故。即調你他處送納。耆老劉汶興等懼怕。回言去呵去。無盤纏。典史云。明日來我與你盤纏。及至眾老人明日赴縣。意在取討盤纏。并辭縣官。其本官閉門不出。令阜隸傳言。官人今日病。你老子每去自去。因此老人自備盤纏。徑赴京來。妄訴。嗚呼。朕將農民艱苦。周折備云。前二誥中。其典史李繼業。終不惻隱於民。乃敢與主簿同惡相濟。又恐嚇耆民。然耆民劉汶興等。見此

惡黨不將典史李繼業拿赴京來。輒便聽從妄奏。其徒流之罪。有所不免。

馮叡累貪不悛第十五

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馮叡音胃續誥槩彰非為。今叡累貪不悛。致被法司問招明白。初止知叡盜布政司庫內金銀錢物。每每應答朝廷。多是以是飾非。及其拿赴法司。詢問何人與謀。叡供盜庫錢物。係知印陳昱教唆作弊。分鈔四千八百五十貫。銀三百七十兩。又承差熊釗教唆出脫。逃吏金臨夫。其逃吏南昌府監禁在獄。本欲解赴京師。聽從承差熊釗教唆。

喚府官至布政司。省令出脫。得鈔一千七百貫。銀二百兩。其叡到任已及二年。餘弊不稽。止此二弊。共分贓鈔六千五百五十貫。銀五百七十兩。若將餘弊盡行稽考。賊不下萬數。所在為官者。觀叡貪謀。豈不幽深且祕。神人不容。由犯之速。豈不戒哉。

逃囚第十六

自郭桓掌戶部之時。天下錢糧金銀匹帛。不半年餘。其桓弊盈寰宇。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姦。如水之趨下。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剝指。剔足髡髮。文身罪之甚者。歟。君子

厭聞賢人惡聽智者格非庸庸無藉之徒輕生如此如黥刺者發充軍遐荒往往帶黥刺而中途在逃有等押解者親覩罪囚黥刺形狀又不以為寒心接此囚錢物特意縱放中途在逃為大誥一出鄰里親戚有所畏懼其蘇松嘉湖浙東江東江西有父母親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朕見親戚不忍罪囚再犯逃罪遭刑親送出官凡此等類不加刑責送著原發地所其有親戚影射四鄰擒獲到官者本人梟令田產入官人口發往化外如此者多矣有等鄰里亦行隱藏不拿到官同其罪者亦多矣所在巡檢弓兵受財縱放越境而逃者同其罪者不少嗚呼不才無藉有如此耶且如守邊軍士關土開邊功非淺淺就留戍邊永不敢回孰敢違命而自由其犯法囚徒不揣開邊之功如此犯法充軍何幸得此累惡不悛初則本身犯罪往往中途在逃二次三次者有之終不自省直至家破人口流移化外本身受殺而後已

縣官求免於民第十七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灤州樂亭縣主簿注鐸等設計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難者受財出脫之每一丁要

絹五匹。被高年有德耆民趙罕辰等三十四名。幫縛赴京。行間有的當人說事。管事人何濬等十名。翻然改圖。格前非心。一同輔助耆老趙罕辰等四十四名。將害民工房吏張進等八名。幫縛起行。去縣四十里。其縣官主簿汪鐸等。追趕求免。謂耆老言。我十四歲讀書。燈窗之勞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壞我前程。嗚呼愚哉。孰父母生此無藉不才之徒。官於是縣。是縣民瞻。今既不才。為民所覺。乞憐哀免於耆民。縱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嗚呼。興言至此。雖非本人。凡聽讀者亦皆報焉。賢人君子可不為之戒乎。

遞送潘富第十八

民頑者莫甚於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德清。崇德。蔣士魯等三百七戶。且知潘富係溧陽縣。阜隸教唆官長貪賦壞法。自己挾勢持權。洪武十八年。知縣李臯係陝西人材。一到任後。與阜隸潘富等。同謀害民。設計科斂。名色紛然。及其下鄉也。本人不行冠帶。徑與潘富等阜隸一般粧扮。頭戴宣帽。鄉民聞縣官至。耆民會而共迎。道傍待至。及其至也。耆民者群然。耆民謂曰。縣官者何。傍曰。出阜隸一頭者。縣官也。民知官矣。本官豈止如此。自到任不見中間。

潘富用浸潤之計。將所取民財於蘇州買到女子一名。與本官為妻。就合潘富家。本官於本家往來三五遭。然後潘富占恡此女。不與本官。自行收要。本官亦莫誰何。潘富與諸吏教本官行害民計。著科刑。潘富一溧陽所屬人民。盡要荆杖。及其有特荆杖。至者故推不好。不行收受。留難刁蹬。生事捶楚。民出錢。夫既得錢後。而乃荆杖息焉。為此民黃魯上章。懇親問之。遣人按治。情狀昭然。潘富在逃。境內民蔣士魯等一十三戶。不思潘富害民之首。自溧陽節次逋至廣德。蔣士魯係儒士。引導前行。至建平縣。拈踪追捕。建平

民王海三等。潛逋復回溧陽。溧陽民朱子榮等。暗逋至宜興。宜興民杭思鼎等。暗逋至安吉。安吉民潘海私逋至長興。長興民錢弘真等。逋至歸安。歸安民吳清甫等。逋至德清。拈踪追及。德清民趙罕仁。暗逋至崇德。崇德豪民趙真勝奴家。盈數萬貲財。日集無藉之徒。五十餘人在家。常川販賣私鹽。鄰里相朋者二百餘人。潘富遁於此家。追者至。本戶將潘富逋入千乘鄉僧寺。僧澄寂。周原善。却將追捕者。率領二百餘丁。終宵困逼。致被追者殺訖一名。殺傷一名。後天明而解去。追者回奏。將豪民趙真勝奴。并二百餘家。盡

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嗚呼。見惡不拿。意在同惡相濟。以致事發身亡家破。又何恨歟。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聽朕言。以擒姦惡。不但去除民害。身家無患矣。

官吏長押賣囚第十九

各處為事囚徒。有司或差吏員。或弓兵。或皂隸。或長押人等。管解赴京。此等之徒。不知利害。惟務貪贓。中途賣放者有之。就於本處獄內賣放者有之。似此姦貪賣囚之徒。屢常拿住刑之人。各不畏其死。犯者相

繼此語一出。敢有仍前事。以

籍沒家產。人口遷于化外。

巡關害民第二十
歙縣民吳慶夫。買求本縣官吏。充作巡關。其家父子兄弟。於本處鄉村所在。上持官府之威。下懷肥己之姦。將鄉民程保家。買到牛二隻。農田著。要稅錢二十六貫。民程保不敢與抗。遂與之。本家蓋房。木料俱係是本處山場土產。其吳慶夫逼要稅錢八十貫。販乾魚。客人至于本鄉。著要稅錢。准乾魚三十斤。嗚呼。民人起蓋房屋。居在萬山之中。木植係是土產。又係自

已山塲。民人樂太平之年。起蓋房屋以安家眷。今吳慶夫如此生事攪擾。民何得安。耕牛二隻。係是客商處買來。已有入官文契。又行著要二十六貫。其賣乾魚客人。步挑至于深山去處。能者挑百十斤。力中者八十斤。力小者六十斤。本人稅訖三十斤。又於遍處鄉村。不問有無門店。一槩科要門攤。以此觀之。如此強豪姦頑。民何生理。遂命法司。差人押發原籍。本人凌遲。其弟及男同惡害民。皆梟令示衆。今後為巡關者。倚恃官威。剝盡民財。罪亦如之。三十分中。定例稅一。豈有重疊再取者。今後敢有如此者。雖赦不宥。

著業牌第二十一

應天府上元縣知縣呂貞。自到任以來。並不將前所廢官員姓名員數。并所受殺身刑責。以為推已之戒。本官任時。大誥頒行。民人一一遵守。見丁著業。其呂貞將民王七所告。見丁著業事內事。盡行受財阻滯。嗚呼。有司惟在宣布條章。引民遵守。民若欽遵。實官之福也。呂貞所管上元一縣。民該數萬。頑惡豈無。當以至公之道。化惡為善。不致詞訟紛然。盜賊消磨。是其宜也。貞於公不行。於私務作。將見丁著業號令。一槩阻滯。由是而獲罪殺身矣。

醫人賣毒藥第二十二

醫人王允堅。賣藥為生。錦衣衛受監者厨子王宗。自知罪不可逃。慮恐刃加于項。令家人買毒。王允堅即時賣與。隱飯中入。外監門者力士楊貴。受財放入。內監門力士郭觀。保驗出。外監者荒。毒已到官。其外監者楊貴。說內監者易其毒。復說內監門者往賣藥。王允堅家。恐要財物。王允堅拿至。以黑藥一丸。授與王允堅。自吞服之。久毒不作。朕知易藥矣。謂允堅曰。當賣此藥。藥何顏色。允堅曰。紅丸。曰。幾枚。對曰。三枚。噫。毒本三丸。色本赤色。今藥一丸。色且黑色。捕送飯。適

藥人至。爾買毒藥三丸。何送一丸。對曰。藥本三丸。何顏色。曰。赤。二丸尚存在家。於是急遣人取至。果赤色。今賣藥人王允堅吞服。本人持藥在手。顏色為之變。其態憂驚。猶豫未吞。督之乃服。既服之後。隨謂之曰。此藥以何料成。曰。砒霜。巴豆。飯粘為丸。硃砂為衣。曰。服後何時人喪。曰。半晝。語訖。允堅淚墮。朕謂曰。爾所以淒涼者。畏死如此乎。眷戀妻子如此乎。曰。一子見軍。一子在外。故悲焉。嗚呼。真王允堅初賣毒藥。以毒人。不行反顧。推眷戀妻子之心。徑以毒藥毒人。及其自服也。藥方入腹。眷戀之情。畏死之道。一時發見。嗚

呼愚哉。至此而若此，亦何濟哉。然終不以此藥致本
人之死。何故？若督令服此藥而死，是藥之也。解而後
刑之法也。隨問允堅，此毒還可解乎？曰：可。何物可？曰：
涼水生豆汁，熟豆湯，可愈。朕謂曰：此解不速，餘何速
解？曰：糞清，搽涼水。糞清用多少？曰：一雞子可。於是遣
人取涼水半碗，糞清一雞子許，候至毒作，方與之解。
少頃，允堅身不自寧，手搔上下，瘰癧四顧，張神張皇。
朕謂曰：毒何爾患？曰：五臟不寧，心熱，口苦，目眩，此毒
身死，傷何經絡？允堅對曰：五臟先壞，心熱，口苦，目眩，此毒
謂曰：幾時可解？何時不解？曰：三時候，不解。朕見毒興

令人與之解，本人痛利數番，其毒潔然，人復如初。明
日梟令以正其罪。嗚呼！昔者古人制藥，惟積陰陽以
生人。今之貨藥者，惟務生理，善能群隊，其藥不施陰
陽，少有逆其意者，即群隊蠱者有之；即時毒者有之；
圖利而賣與人傷生者有之；噫！如此不才者，犯法遭
苦刑而殺身亡家者，非止一人而已。京師貨藥者，往
往不戒，蹈襲前非，將柰之何？此誥一出，所在貨藥之
人，聽朕言者，推己以及人，永為多福，不然，此刑此犯，
有不可逃者。

安慶解課第二十三

安慶府將洪武十七年冬季魚課鈔三萬九百七十四貫。差業戶徐應隆等管解赴京交納。本人解赴京師聚寶門河下。覘視動靜。自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三月。計一年之上。不行進納。通同前戶部侍郎張易。意在埋沒。侵欺入己。其張易別為贓私。已行提下。以致課程一向不曾入官。其望江縣吏汪誠。接管本縣戶房事。檢驗得文案內有起解課程數目。無實收入卷。本吏詢問本鈔在京師聚寶門河下隱藏。其吏徑赴京師。面陳其情。朕將本吏擢為戶部司務。其作弊意在隱謾三萬課程鈔入己。及至首發。已自用過一

千一百二十三貫。所以徐應隆等盡行治以死罪。噫。忘生捨死。偃兵息民。闢上開邊。如此功歸。賞不過二十萬文。上者匹不過十表裏。今此弊。戶部試尚書茹太素首銜。張易公然作弊。若無餘罪。攪擾被監。設使無事而弊成。張易為之弊首。太素未知何如。嗚呼。如許大錢糧。豈有聯銜而忘其計者。今張易被誅。太素曲法而免。

團槽喂驢第二十四

北平布政司經歷董陵雲。并府州縣官吏。定酷害良民計。以情推之。雖鬼神亦不忍聽。聞必為之怒。人何

不然。且如大軍北行。朕所調之兵。將及二十三萬。兩兵合脚力。驢一頭。若使兵全至北平。驢該十萬有餘。兵到者。將及一半。十萬有餘。驢該五萬有零。朕仰觀乾象。

上帝戒焉。罷舉兵歸各衛。驢留北平。命布民間各戶分養。甚便於民。莊農雖作生理。帶驢前去。羈絆於郊。不甚妨人。亦無草料之費。其經歷董陵雲。與府州縣官吏設計。巧取民財。令民入邑。團槽喂驢。料民必為之艱。賂必至矣。嗚呼。苦哉。為民父母。當方面者。及牧守一方者。不能造民福。而造民禍。有若是耶。且驢在

野。各戶分養。草料不賞。入工不妨。役令團槽。每驢妨夫一名。出城取草。歸家取料。往復艱辛。且又設計於民。科斂棘針。擅蓋牢墻。其姦計亦如溧陽科荆杖同。患民之殃。不可勝數。其官吏董陵雲等。恬然不以民為艱。取財肥己。豈有天災人禍。不至者耶。事覺。梟令之見者。戒之。推己以及人。毋蹈此非。

王子信害民第二十五

嗚呼。民頑難化。富者不能保其富。惟松江王子信。頑惡為最。本人田地廣有。佃戶極多。若將一年分受私租。本分自用。計其人口。豐衣美食。十年不能用盡。洪

武四年。驗戶點充糧長。為事免死。刺發西河州充軍。至衛。就於本衛交結官吏。後詐計多端。私逃還家。又行交結官吏。稱為軍身。常率佃戶四五十名。軍容粧扮。擾害鄉民。欺壓良善。事覺。朝廷遣人勾捉王子信。本人却將錢物累次買求。拿捉人多。端破調急。不至京。及至勾至法司。問間。姦偽無所逃。又乃設計。以家人作親姪。擊登聞鼓。妄訴。又令妻妄訴數番。令人頂名到官。其詭詐非一。十九年六月初五日。拿獲到官。於本貫臬令家財入官。田產籍沒。人口流移。嗚呼。如此富豪。以巨富論之。王子信非上上。必上中。不居上下。今無所不為。頑不聽教。執迷不化。身亡家破。已而後已。嗚呼。富者戒之。

私牙鬪民第二十六

軍民有違令而不從教者。莫甚於應天府上元。江寧兩縣民劉二等。軍丁王九兒等一十四名。先為天下府州縣。及人煙輳集村店馬頭去處。客商人等販賣物貨。多被官私牙行等。高擡低估。刁蹬留難。使客商不得其便。商有強者。本利無虧。纔有淳良者。皆被牙行所制。本利俱傷。亦且留難遲滯。所以續詰領行。明彰禁治。其劉二等。暗出京師百里。地名邊湖。稱為牙

行恃強阻客。以致拿縛赴京。常枷號令。至死而後已。家遷化外。此詔一出。所在人民。觀此以為自戒。倘不奉命。罪同劉二等。

農吏第二十七

今後諸衙門官。凡有公事。能書者。務必喚首領官於前。或親口聲說。首領官著筆。或親筆自藁。照行移格式為之。然後農吏謄真。署押發放。吏本粘連卷宗。點檢新舊。驗看遲速。知數目之精。未嘗公事主謀在乎吏。今往往正官首領官。憑吏立意。施行其事。未有不墮於殺身者也。此時姦貪猾吏。已行不用。惟以農人役之。凡百公事。若吏無贓私。一切字樣差訛。與藁不同。乃吏謄真之罪。設若與藁相同。主意乖違。罪坐官長。吏並不干。

揭籍點吏第二十八

吏部郎中劉煥等。朕命揭黃冊。照丁數。點選吏人。其應天府所屬六縣。若每縣點選三二十名。是勾使用。多者六七十名。十分備不缺矣。其郎中劉煥等。將溧水一縣。選下有丁之戶五千餘家。被給事中張衡奏。發以溧水一縣。較之於九州之郡。若此僉點。不下數十餘萬。以為吏用。何處安插。為此拿下法司。詢問為

何一縣點選若干。姦不能逃。實供在官。其詞曰。煥聞揭冊僉吏。故將有丁力之家。廣選書記姓名。聲出在外。故使民知。民畏為吏。必有賄賂。若此。吏曹選吏之權。今得揭冊為之。其所賄賂。甚非小小。嗚呼。前官屍未朽腐。受誅者血尚未乾。煥等一入吏曹。即蹈前非。是其難化也。

王錫等姦弊第二十九

禮部郎中王錫。係色目人。冒漢姓而曰王錫。掌祠部事。凡大駕東宮。王駕出入。并諸將征進。有所祭祀。牲口並屬本部收買。其王錫通同察院刑部子部。光祿

司少卿屈圖南。將斷沒猪羊。暗地移文。作收買破用。其所支官鈔。或數千。或數萬。抵下入已。致被主事李顯。各因事發。訐出前姦。其色目王錫。公然肆姦。招殺身之刑。大誥迺布。臣民初出未廣。禮部且有一本。員外郎尹巖。時言者讀色目王錫見之。故箴匿其書。亦被尹巖奏發。嗚呼。君子導人為善。惟恐不善。導之再三。今色目王錫。公然為惡。見人為善。惡人為善。匿其誥。使人不知。誥已布天下矣。何匿之有哉。嗚呼。愚夫為利之所迷。將以姦狡為妙。孰不知殺身速矣。色目王錫。由是而殺身矣。

工匠頂替第三十

工作人匠。將及九萬。往者為創造之初。百工技藝盡在京城。人人上不得奉養父母。下不得歡妻撫子。如此者二十六年。迩年以來。工多成就。人匠應合省差。朕為事繁。一時不能打點。其所任工部官吏。惟務貪饕。本無大工。假此作為由。將近九萬人。設計勾差一千二千方。勾到京。文案明立到京月日。實不與土工。待一月後。半月後。方許上工。及至關安家鈔。并月支食錢。照依文案所立月日。一槩關支鈔錠出庫。及其賞匠也。或萬。或千。或數千人。止論上工之日。准工。

餘虛半月一月。鈔雖關出。諸色匠人不得如此姦弊。諸匠雖關食錢。安家錢。工滿應放回還。不即與批。又行刁蹬留難。直至將安家錢。每月食錢。勒要賄賂。方纔放歸。諸匠所得甚少。近年以來。愈見工減甚多。無處役使匠人。其工部官吏。設計將諸色匠人。勾至便賣。得錢便放。來者方到。有錢賄賂。即歸。未到者連日發批勾取。被賣去者。到家都無半月。親戚鄰里。雖欲面會。不能完全。又乃起程。似如此者。九萬工技之人。年年在途者有之。暫到京者有之。方到家者亦有之。無錢買囑。終年被微工所役者有之。嗚呼。九萬工技。

之人。年年。在途。在京。在家。皆無寧息。上廢朝廷之供。下殃百工技藝。惟工部官吏肥已為奇。智人君子。深察至此。豈不恨哉。九萬工技之人。至如此艱難跋涉。不得休息。朕命進士秦逵。職工部侍郎。掌行其事。本官到任未久。識此姦詭甚多。躬親來奏。其辭曰。創造已定。工技有勞甚久。雖有此須未完。所用人匠甚不須多。臣將應用數目。立定期限。編成班次。使輪流而相代之。其九萬之人。一班諸色匠人。不滿五千。以此輪之。四年有餘。方輪一交。朕見其詞善。可其奏。不月滿成。除當法之工者。在京餘有八萬五千。盡皆寧家。

各奉父母。保守妻子。嗚呼。甚矣哉。秦逵為諸色匠人造福。有如此乎。此係良謀良政。公當無移。如此者。將一年餘。第四班人匠。心生姦計。侮慢朝廷。自取禍殃。朝廷既除多人。徒勞沉濫工役。減省用人。其諸技藝人等。必躬親赴工者。乃當人匠減少。所來者技藝不精工。有所誤事。多遲滯。責罰焉。人匠沈添二等二百七名。中者三名。乃親身赴役。餘皆以老羸不堪。幼懦難用。以代正身。致使工不能就。點出姦頑。將幼丁老者。盡發廣西充軍。復於家下。務必正身。赴官如此者。自取不寧。又何恨哉。今後諸色匠人。敢有不親身

赴工者。遷發雲南。

代人告狀第三十一

天下十三布政司。良民極廣。其刁頑者。雖有。惟江西有等頑民。姦頑到至極之處。變作癡愚。且如郭和卿告王迪淵等四十五名。皆係害民吏。阜隸豪民。及至提到其中二十名。皆實。一十八名。係是虛告。惟劉弘道等七名。令原告當面互相訴訟。惟原告郭和卿。默然無對。通政司官謂原告曰。何故不對原告曰。和卿無可對。為甚麼無對。對曰。此等被告。係是周繼奴。寄與我姓名數目。和卿就與寄告其狀。嗚呼。似此癡愚。

上海朝廷。下虐良民。為害深重。莫甚此徒。十三布政司。內除江西代人告狀。如此愚民。已行梟令。處決數次。今郭和卿。不以前犯為懼。公然代人告狀。以致殺身亡家。其餘布政司。刁民。雖有。未見如此者。

詭名告狀第三十二

自古民之訴訟者。本為被人冤抑。苦楚氣不能伸。所以不得已。訴之於官。以求辯其曲直。明其是非。使冤伸而枉理。未嘗有無冤妄訴。故亂法度而煩官府者。今蒸民中。有等頑民。其姦其詐。不可勝言。如處州松陽縣民楊均育。本與葉惟宗。冤讎。不行明白具狀。來

告却將葉惟宗姓名寫狀告其兄葉允名係積年老
吏弟葉允槐係逃軍及至法司差人將帶原告詣所
在勾提被告對問其原告已自在逃承差人詣本處
將原告姓名及被告人數照名提至松陽縣承差人
熟視非是帶去原告及至法司再三審問其拿至原
告葉惟宗曰惟宗自幼並不出鄉亦不曾赴京告狀
今所告之人係是惟宗兄弟與我並無讎隙可告法
司以聞時命釋之其葉惟宗曰惟宗雖蒙釋宥亦當
挨完告狀之人出獄後於京城行走間忽見鄉中熟
識楊槐兒曰係如何出來其葉惟宗以情告之熟識

曰將你名字告狀的人係是楊均育本人見將伊母
藥死圖賴告我我於通政司前拿住搜出本人身上
狀草一紙係是你名字告狀其人見在本人因同拿
赴都察院問招明白凌遲處死嗚呼民有巧生姦計
欲以嫁禍於人者有若是歟其楊均育如此設計自
以為良豈知神明撥置不能害人反以自害使其安
分守己孰禍殃之相尋今乃上干
天憲自取殺身悔之何及天下良民觀之戒之

有司逼民奏保第三十三

曩為天下有司衆多其賢否朝廷一時不能盡知所

以前頒二誥。凡所在有司。有能宣布條章。撫吾民有方者。特許闔境高年有德耆民。會議連名赴京奏保。使朕知賢。今膠州官夏達可。長子縣官趙才。新安縣官宋玘。建昌縣官徐順等。在任不以生民為意。恣肆為惡。惟務贓貪害民事。覺法司差人提取。却乃公然會集耆民。逼令赴京妄行奏保。且與耆民捏詞書記。教其熟讀。用此面奏。肆為欺罔。其各各耆民。自合忿此姦貪害民之徒。即時擒拿赴京。陳其姦狀。以憑賞勞。却不合聽受教唆。即與同惡赴京面奏。設若不識欺誑。准其面奏。其歸把持公事。各人日盛一日。豈不

為民之巨害。奈何天理不容。欺誑之情。一一自露。以致殺身亡家。人口遷于化外。雖悔何及。今後各處有司。若有姦貪之徒。平日害民。及至事覺。逼令耆民奏保者。爾耆民即便拿來。一則除爾良民之害。二則爾耆民無同惡之罪。且受重賞。豈不偉哉。其果有善政實蹟可言者。爾耆民自當如誥。會集闔郡高年有德者。一同赴京奏保。庶幾循良者顯名。姦貪者斂蹟。爾耆民其敬聽朕言。毋忽。

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

朕設府州縣官。從古至今。本為牧民。曩者所任之官。

皆是不才無藉之徒。一到任後即與吏員卑隸不才者宿。及一切頑惡潑皮。賈緣作弊。害吾良民多矣。似此無藉之徒。其貪何厭。其惡何已。若不禁止。民何以堪。此誥一出。爾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壯豪傑者。助朕安爾良民。若靠有司辯民曲直。十九年來。未見其人。今後所在有司官吏。若將刑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隣。旁入公門。將刑房該吏拿赴京來。若私下和買諸物。不還價錢。將禮房該吏拿來。若賦役不均。差貧賣富。將戶房該吏拿來。若舉保人材。擾害於民。將吏房該吏拿來。若勾補逃軍力士。賣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鄰里舉證明白。助被害之家。將兵房該吏拿來。若造作科歛。若起解輪班人。匠賣放。將工房該吏拿來。若民從朕命。着實為之。不一年之間。貪官汙吏。盡化為賢矣。為何以其良民自辯是非。姦邪難以橫作。由是逼成有司。以為美官。其正官首領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當者。其家族誅。

庫官收金第三十五

承運庫官李庭珪。係通政司吏。考滿得除承運庫官。掌管金帛。前庫官范潮宗等。偷盜庫藏財物。身被刑責。非止一端。吾見不才者貪心不已。施五刑而不拘。

常憲法外不忍見聞者。猶若干刑死者已死。刑餘不
死在庫以示再任者三人。想必見者寒心。必無犯者。
其李庭珪收輕齎金銀。設計偷盜金二十四兩。意在
深謀以愚朕心。將納金者每十兩多秤五錢。以百兩
計之。已出五兩。以千兩筭之。金出一錢。其所折之金
何下數千百兩。若終收不犯。其所貪者正該幾何。糧
長包賢等金已行收足。內多秤三十五兩。却與糧長
丁遵等設計。故作刁蹬。云糧長包賢少金一釐五毫。
糧長徑入狀以奏。朕報之一釐五毫。不能容民之欠。
果何道哉。明日按問李庭珪。將所收本糧長金逐一

秤驗。每十兩餘五錢。將五錢較之。一釐五毫。果欠之
乎。況糧長包賢等所納金七百兩。共餘三十五兩。豈
有欠邪。其李庭珪特通糧長。以此一釐五毫來奏。料
此一釐五毫。尚為欠數。豈有收受不精而有弊者乎。
其李庭珪之計。豈不深謀者也。何犯之亦速。此作聰
明至極。而有此耶。當在通政司時。公座之官。潔已奉
公。李庭珪為吏官。既公論其李庭珪無所作為。終一
考吏役。並無贓私。得陞承運庫官。此果李庭珪能守
而至此耶。正官能守而保全耶。此實通政司官成其
考也。今一得位而即喪。可見小人非君子不能全其

命行者歟。

民違信牌第三十六

民有姦頑難治者如此。往常為有司官吏。動輒差人下鄉勾擾。及官吏親自下鄉擾害。其良民被不才官吏。卑隸弓兵人等。酷害至極。無所伸訴。以其恃以官威。難以伸訴。古人為官者。務必便民。寬者伸之。枉者理之。今不才官吏。無故害眾成家。害吾民。所以前編兩誥。禁止不許官吏下鄉。諸司亦不得差人勾擾。凡有一切公務。必合用民者。止是遣牌。前誥所云。三牌不至。方許遣人捉拿。誥布天下。有司遵奉。如頑民

余永延等。故行抗拒。不服牌喚。三牌不至者。二百五十一戶。有司以狀來聞者數矣。又最頑民人劉以能。不止三牌不行。倒將承差人幫縛赴京。以致問出前情。得罪甚不輕矣。今後凡吾良民。但凡有司牌至。不問為何事務。隨牌速赴衙門。倘或官吏着令辦事。諸等科差。推派不均。自合當官哀告。以訴實情。實情既訴。若官吏不准。生事留難。或收入禁中。或散羈在外。不令還家。致使有妨生理。彼時赴京伸訴。必罪有所歸。今後良民。欽遵朕命。毋蹈惡人之非。嗚呼。禁官吏之貪婪。以便民生。其頑民乘禁侮慢官長。及至禁民

以貴官吏。其官吏貪心勃然而起。其仁義莫知所在。嗚呼。是其難治也。

朋姦匿黨第三十七

朝廷設置學校。教育生徒。所以望實材之用。而生徒之為學者。所以學乎立身事君之道。自昔志士莫不皆然。故其任職。罔徇親舊之私情。恪守事君之大節。惟務造福於民。所以顯身榮親。垂名千古。今監生中有等姦頑不才之徒。一得官位。輒忘所學。身名莫顧。惟務徇私作弊。壞政亂法。罪惡貫盈。不可容誅。如潘行。係金壇縣人。由監生任樂安縣知縣。周公煥。係樂

安縣人。由監生任太平府同知。丁憂回還。樂安守制。其二人。比先在監。實為同堂生員。周公煥有叔周德泰。原任旌德縣丞。為事刺面。僥倖回家。叔姪二人。因時常於潘知縣家來往。說事過錢。縣民陳添用。赴縣陳告。民人羅本中。係是胡惟庸行財之人。先被康慶芳告發。已行用錢買息。本人懼怕黨事漏泄。因將財穀散與葉志和等五十八人。自後宰殺牲口。與各人夤夜商議。前往福建楊門菴。請給彭玉琳和尚旗號。回歸。搶掠本都民人楊恩等家錢穀。意在積糧。接應彭玉琳作亂。及見官軍剿捕。彭玉琳被獲。方纔止息。

觀此情狀。其羅本中等。係是舊逆餘黨。今次懼罪及身。又復倡謀作亂。首禍殃民。在法無赦。知縣潘行。不思此徒。設若謀成。其為殃禍。誠非淺淺。却乃徇私。輒從周公煥叔姪。并禮生耆宿。曾原鼎等。囑託。接受羅本中等銀鈔賄賂。聽其設計。我今日教羅本中男羅伯彰。來告陳添用。強占有夫婦人等事。相公可作比先日期題押。便顯得陳添用狀。是妄告。及至着落里長體勘。羅伯彰所告。俱係涉虛。其周公煥叔姪等。又行設計。與知縣潘行言說。如今不如將陳添用。只作積年民害。解去便了。因將陳添用。并積年民害。柳名

生等共一十三人。枷釘起程。繼即聞知陳添用。齎擎大誥。赴京伸訴。知縣潘行。聲言上位如今也。饒我三箇死罪。他終不告我四狀。然實恐陳添用。告出前情。却差阜隸楊添名。與同周德太。趕至土名大嶺。將陳添用脫放了。當其陳添用心。忿知縣徇情枉法。酷害良民。又行赴京告其不法。知縣潘行聞知。即喚弓兵胡士亨等。到縣着令狀供。管解陳添用等。行至進賢縣深山去處。有陳添用等。將弓兵幫縛在樹。打開枷鎖。俱各逃走。如此捏詞。具本來奏。以致事覺。嗚呼。昔人讀書。委身事君。尚有憂國而忘其家者。今潘行等。

不思朝廷教育之恩。不知榮身立名之道。不能造福於民。惟匿朋友之私。迷於賄賂之得。乃敢匿告反之。情再三設計。陷害原告。如此同惡肆貪。朋姦罔上。罪怒神人。法不容宥。朕雖欲生之。其道無由。所以凌遲示衆。所在監生進士居官者。觀此以為大戒。立志成人於悠久。吉哉。

戴刑肆貪第三十八

古人制刑。所以禁姦止暴。使人視之而不敢犯。今有等姦貪頑惡之徒。視國法如尋常。受刑憲如飲食。雖身被重刑。殘及肢體。心迷賊私。恬不自畏。愈造殺身

之計。如丹徒縣丞李榮中。并應天府吏任毅等六名。先為受贓五百七十五貫。賣放均工人夫一千二百六十五名。法司鞫問。情罪昭然。死不可逃。朕念此徒。惟知貪贓。勇不畏死。所以特命法司。止將此徒各斷十指。押回本處。將所賣人夫。著勾赴工。使其流血呻吟。備嘗苦楚。若果起到原賣人夫。豈不餘生可存。何期此輩。不體朕之至意。却謂先時已受各人財物。遂匿其名。反將應免夫役鋪兵。弓兵。生員。軍戶。周善等數百餘家。一槩遍鄉勾拿。動擾。意在搪塞。於內又復受財作弊。以致被擾之家。至京告出前情。嗚呼。見利

忘生怙終不改。有如此耶。使其因受刑責。翻然改圖。將前所賣人夫。一名名從實。勾解赴工。豈不復延餘喘於人世。顧乃恃刑肆貪。自速其死。梟令之刑。宜其然乎。

御史劉志仁等不才第三十九

朝廷設置百官。分理庶務。於中恐有未當。所以特設御史。司朕耳目。糾察百司。得以風聞言事。激濁揚清。號為風憲之官。士生何幸。獲居是任。自昔有志之士。雖位登宰輔。而先不得為御史者。於心終有未愜。其任可謂重矣。今朕設監察御史。任同乎古。往往由進

士。監生即授。是任其中有等不才之徒。不知官之清要。不知職之在乎糾人。乃假御史之名。揚威脅眾。恣肆貪淫。如劉志仁。周士良。二人俱由監生擢任監察御史。為追問剋落課程等事。前往淮安。暗行體察。明彰追問。其劉志仁等。一到淮安。輒欲非為。恐為淮安大河二衛守禦官所覺。於是提取二衛卷宗。查刷查出二衛。俱將積年害民卑隸人等二百六名。收補軍役。心喜其弊。聲言具奏。實肆把持之術。並不以狀來聞。自是與衛官日相往來。飲酒遊獵。因得大肆貪婪之心。時常挾妓飲宴。並不將巡關陳五等。原侵欺課

程追徵還官。却乃指以追賊為由。故縱巡闌誣指平民帖下鄉村。遍邑科擾。又行容留里長鞠七等。說事過錢受銀一百五十兩金三十四兩。鈔二萬五千二百貫。如此害民。豈止如此。乃敢將民人夏良等。故以指賊為由。拘收各人妻小。捶楚威逼。因而姦。如此妄為百端。以致事發。及至差錦衣衛千戶蔣福前去追提。其劉志仁等。自知罪不容誅。却用銀七十兩金肆兩。鈔五十貫。紵絲四表裏。及綿布等物。買求本官。至京好言。欲以掩其罪惡。嗚呼。既已為惡。事已發露。方用取受之贓。轉賂於人。欲以求免。其可得乎。當其設計之初。把持軍衛。然後肆惡貪淫。自以為不致敗露。豈知罪惡貫盈。神人共怒。罪將焉逃。所以劉志仁等。凌遲示眾。以快吾被害良民之心。凡百有官君子。觀之戒之。

排陷大臣第四十

嗚呼。自古人臣為國為民者。其忠為君。其仁為民。其忠仁之道。若非始終動天地鬼神。使良民君子懷之。其始勤終怠者。奚足道哉。所以動

天地鬼神。良民君子懷之者。方可。云何。謂姦邪無藉

者多。兼時君雜聽而無斷。忠臣艱於效忠。難於布君之德。若非忠以格

天。鬼神呵護於良臣而固社稷。甚艱為人臣。難於立名。嗚呼。甚哉古今之姦邪。為國民之害。有若是耶。洪武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通政司奏有來告者。言都御史受賂。命錦衣衛收繫本人。朕親問之。明日錦衣衛引至告人宋紹三。朕謂紹三曰。爾何知徽之密。曰。鄰監囚人許原者。不知紹三告許本人親况。許昂原乃謂紹三曰。你為何事入禁久矣。紹三回曰。告事甚多。不蒙發落。紹三亦謂原曰。你因何事而在禁。原曰。

我事不妨。兄許昂原已囑到都御史熟識人王舍。過銀十箇。送與本官。紹三聽知。為其久禁。特來告訴。朕謂紹三曰。彼在禁之囚。盈牢千餘。柙禁囚稠。凡所賄賂。意欲脫難者。賂恐鬼神知。安敢與鄰囚互知。設使一囚互知。不逾時盈牢者皆覺。今在禁者衆。其主囚御史愚鈍者多。貪財者廣。公明者少。致囚幾年。數月數旬。數日。往往有之。非爾一而已。爾今來訴。無乃擅聽人遣乎。紹三俛首。託病甚。朕觀人情容貌。此設心矣。命錦衣衛覓許原所在。隨詣原。問北平道索取許原。御史任輝等云。本人已發戶部矣。即於戶部取索。戶

部該吏言原已於正月二十八日身故。朕聽所言。意是設心矣。其姦用計。非淺淺哉。何以見。許原二十八日死。宋紹三二十九日具狀。況許原本囚。原犯欠糧事。追徵足備。已於戶部無相干涉。本道已行完結。設此計後。強謂未審虛實。推與戶部密令人藥死。以絕對問。由是朕命錦衣衛著要北平道原問御史何括等。及監送阜隸張榮。并戶部看監禁子陳聰四。該吏孟敏。朕為之親問。略見情偽。命雜推之。明日問者來告。御史何括任輝等。皆妨賢病國之徒。邪謀設計。轉折既多。情理深重。於是命中書翰林等官。察明情由。

備開節次。以告臣民。

一凌遲示衆四名

三名何括任輝齊肅俱任北平道監察御史。何括先為追問。尤榮一告不應事內。受鈔七十貫銀十兩。將一千人不曾提問。被都御史詹徽舉問。又為編管小宰子遲慢。被都御史喝罵。捨出。因此懷恨。於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同道御史任輝齊肅商議。會同各道御史魏卓等十八名。言說我前日為兩件事不停當。被都御史當衆

大語三編 七十六
辱詈。又奏了喫打。好生惶恐。受氣不過。如何是好。衆人回說。你且耐心。待尋得他此事。再做商量。至洪武二十年正月初十日。朝回。因邀魏卓等十八名。至家喫茶。詐捏詞情。對各官言說。我本道有兩起原告。一名許昂。告曹為是胡黨。許昂不曾與曹為對證。徐阿真告莫糧長不法事。倒被發去充軍。只把這兩件事。著人告他。受了銀子便了。各官回說。待各道人齊時。大家商量。至本月二十七日。拈又與衆御史言說。如

今我這裏有一名原告宋紹三。告狀都院五十日。不與給批。捉人。如今只放保。著他去通政司告。准也由他。不准也由他。只說道是許原教他去告。如此捏詞排陷。妨賢蠹政。

一名魏卓。任四川道監察御史。除同謀排陷都御史事情。與何拈相同外。又欲提問太倉衛指揮使孫茂。其卓揣知本官係是勳舊。不行明白奏聞。朦朧具本。送科給批。將本官一槩提取。意在陷害勳臣。及平日在道

問事。囚罪本有一分。輒增作二三分。文致其罪。其囚一分情真。增以二分。文飾無罅。意在獻能。希求陞用。故使是非混淆。如此亂政。

一同謀排陷。罪在不宥。姑容戴罪。錄之在道。問囚一十四名。

一名喬鼎

任浙江道御史

一名張澤

任河南道御史

一名甘泉

任陝西道御史

一名鄭珣

任廣西道御史

一名張敏

任四川道御史

一名李子實

任浙江道御史

一名程士箴

任廣東道御史

一名程善

任山西道御史

一名茹太素

任福建道御史

一名鄭能

任山東道御史

一名傅弼

任浙江道御史

一名蔡用強

任湖廣道御史

一名丁麟

任江西道御史

一名趙恒

任江西道御史

拖欠秋糧第四十一

設置糧長。惟在催徵本區內一萬石稅糧。其稅糧俱係各戶自行辦納。本非難辦之事。自合依期納足。其糧長人等。却將各各人戶稅糧徵收入已。故意抵頑。遷延不納。直至下年秋熟。方纔將下年秋糧補納。上年欠數。蓋是姦臣胡陳并郭桓等在時。倉廩不明。糧數不精。糧長人等。慣於虛買實收。妄稱足備。自以為

得計。不知自洪武十八年以來。朕知其弊。特命戶部將各衙門歲用糧米。逐月分派。一月置倉一廩。一年置倉一十二廩。倉糧數目精明。難以仍前作弊。因此顯出姦頑不納糧。糧長張時傑等一百六十名。身亡家破。今後糧長務要依期納足。如是仍蹈前非者。一體治罪不赦。

驛丞害民第四十二

沅州黔陽縣安江驛丞李添奇。自洪武十五年到任。恣肆為非。害民非止一端。每月取要驛戶酒七十壺。茶油鹽各七斤。喂豬白粟米一石二斗。喂雞鵝鴨穀

一石二斗。及拘驛夫妻小到家紡織。又擅拆官船。改造作自己船隻。裝載瓦器買賣。豈止如此。科歛驛夫銀鈔。收買良民。來興等三名。作本家驅口。占據驛夫五名。在家使喚。不行行走。迺後權安江巡檢司。違法做造生牛皮鞭。身帶腰刀。時常飛放擾民。及生員齎擎詔書到司。在外飛放。不行迎接。開讀如此。慢君虐民。神人共怒。致被土民李子玉等。率精壯拿獲。赴京。罪不可容。所以斬趾。枷令驛前。所在驛官。觀之戒之。

頒行三誥第四十三

此誥前後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誦。以為鑒戒。

倘有不遵。遷于化外。的不虛示。

大誥三編後序

臣聞昔列聖之馭宇。必明綱常。正法度。使誦令賞罰。粲然布于天下。是以民無少長。皆知教化之當從。法度之當守。所以民淳俗厚。罔罹刑憲。於是上契

天心。三光明。寒暑時。海宇寧謐。民樂雍熙。至今照耀簡冊。何其盛哉。奈何三代以降。漢晉唐宋之君。因循為治。先王之教。日衰月替。俗漸澆漓。降及胡元。以夷風制治。先王之教。華夏之風。於是掃蕩無餘。民俗愈偷。可勝歎哉。欽惟皇上。神聖文武。受

天眷命。統有天下。十九年于茲。深慕二帝三王之治。

宵旰不遑。欲丕變胡俗。復我中國先王之治。柰之賢為輔。所以治之雖嚴。而犯者自若。

皇上深念從古至今無有不可變之俗無有不可化之民故於機務之隙特將官民過犯條成

二誥頒示中外使民知所勸懲未幾民有從命者將所在姦惡之徒擒獲至京以除民患於是

皇上知斯民有從命之誠有可化之機所以至者特加賞勞以激勸之然而民狃於汙習雖暫革面猶未格心其中因法為弊者姦詐百生異乎尋常神明鑒察其情其罪卒莫能逃。

皇上復慮天下官民倣效成風自取刑戮特撥機務復條此誥使其知此姦此計罔能欺誑徒自殺身天下官民誠能體皇上惓惓之心鑒此非為格心從

化庶幾至治可興華風復振將見人有士行比屋可封享五

福於悠久豈不美歟。臣叨備

侍從目覩

皇上憂勤圖治之切恐官民弗能悉知不揣蕪陋謹拜手稽首書此于後云。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五日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謹序。



